理学各種書籍此為第一
毛板刻之精更稱僅抄
競之存保堪稱古冊永用
珍藏之
甲子元旦金彥瘦鶴記

居業錄卷之一

後學北地李楨 校
後學同邑李頋重訂

韓退之極聰明志大才高故程子言自孟子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才見此人如原道等篇亦窺見聖人之用論性亦過於荀楊惜乎未得聖賢用功之要故用力雖勤多在文字言語之間自任雖重於義理本原終未有得其以博愛爲仁行而宜爲義雖能窺見仁義之用於仁義之本體有所未覩也

昔孔子言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人之道乃仁義

之所爲以見人之身全體是仁義命之於天全之於我而博愛與行而宜不足以盡之也子思曰仁者人也義者宜也以見仁即人身之理義即其理之宜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以見人心全體是仁義乃當行之理程子言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則益親切矣朱子曰仁者本心之全德是舉仁而義在其中即程子所謂專言之仁也又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是兼體用而言也蓋孔子子思孟子程子之言極親極切朱子之言尤詳尤備惜退之未覩乎此也

爲物欲所勝者皆是心不能做主也處事不得其宜者亦是心失其職也此涵養省察之功當盡也

理與氣不相離心與理不二心存則氣清氣清則理益明理明氣清則心益泰然矣故心與氣須養理須窮不可偏廢或曰修養家之養氣同否曰修養家所養乃一身之私氣私則邪矣惡人氣亦盛何也惡人乃惡濁麄暴之氣血氣之私也若清純剛直乃正氣也嘗驗之存心密則麄暴昏濁之氣自消理直則剛大之氣自生心也理也氣也二而一也正則俱正邪則俱邪

只得一箇首出庶物之人爲君則天下治矣君賢必能擇相只得一箇才德兼全之人爲相則賢才引類而進庶職修矣庶職旣修則庶事治庶民安庶物阜矣

以文詞取士不過空言無實豈能得人不若推訪論薦乃能盡衆人公道其得人必勝如詞科必欲教養推選人才使無遺逸須如周禮司徒明道學校劄子

今人多言古道不可行於今此乃見道不明狥俗苟且之論古今之道一也豈有可行於古不可行於

今但古今風氣淳漓不同人事煩簡有異其制度
文爲不無隨時斟酌而損益之若道之極乎天地
具於人心者豈有異哉不能因時損益以通其變
者正爲道不明也孔子所謂百世可知者豈欺後
世哉故明道十事皆言非有古今之異者也
王道只是公伯道只是私王道一於天理之公一者
誠也故其光明正大上下與天地同流而萬物各
遂其性伯道假公以濟其私假者僞也費盡智計
方能小補於世雖不能無功乃功業之卑者下此
則姦雄小人

人心一公便與天地萬物同體天人合一者其在此乎私則睽違隔絕令禪者以一己之私心而欲強合天地萬物欲將天地萬物安頓包放心裏謬矣故陳獻章言一片虛靈萬象存實不能存也

釋氏誤認神識爲理故以作用是性殊不知神識是氣之英靈所以妙是理者就以神識爲理則不可性是吾身之理作用是吾身之氣認氣爲理以形而下者作形而上者

未發之前要操得審已發之後要察得精

昔見策問有曰學所以明人倫顏路在庶不應顏淵

在堂曾子子思在堂不應曾晳伯魚在下荅者只曰以傳道爲重此亦不是道豈有重於父子者子在上父在下安乎禮可以義起宜別立一堂於聖殿之後以祀顏路曾晳伯魚乃爲正也

古今說春秋者惟孟子程子精切深得聖人作經之意蓋其學隣於聖人故能得聖人心事其曰春秋天子之事曰春秋經世之大法古今作傳者亦惟程子第一胡傳雖祖程子不及程子簡當發明有力故春秋當以程傳爲主以胡傳及諸儒之說以輔翼之則聖人正大精微之意不中不遠矣

元年春王正月此六字聖人書法是如此或孔子所書或舊史所書皆可王字必聖人所加元年者嗣君之首年不稱首年初年一年始年而稱元年者元有大始之義古有元祀元日則古人已是如此稱只是一箇理當理處便是聖人書法春王正月程傳備矣

春秋之時王道絕矣聖人作經以明王道王道卽天理也因亂世之事裁以天理如當時諸侯不王必書王正月以正之周王不天必書天王以正之此皆立萬世之法不但爲當世而作也

盟以結信先王雖不禁必竟是忠信不足乃如此
必行會同之禮以釋疑祟信猶是去私就公尚可
也春秋之時則要質鬼神以行其私又且動輒歃
盟是屢盟長亂非但人情衰薄又褻慢鬼神故春
秋書之以示貶則信義重而王化成矣
兵因誅暴禁亂而設聖人所不得已也天子方伯乃
可行之下此皆當稟命奉詞若私相侵伐及摟諸
侯者皆非義舉齊桓召陵之師有攘夷狄之功猶
爲彼善於此雖不爲無補功烈亦卑使齊桓有聖
賢之學能正心修身以先之惟恐萬物之不得其

所惟恐王室不尊夷狄之亂華誠心懇惻稟命於天子奉詞以伐之則天理昭著君臣上下華夷內外各止其所將使天地安其位萬物遂其性上下與天地同流矣今乃區區懷其伯長諸侯之心結會結盟假仁義摟諸侯僅能止楚之侵暴成已之伯業何足道哉

祭伯來當從程傳當時諸侯不朝王祭伯為王卿士若輔王修德行政誰敢不庭顧乃自甘衰替下朝諸侯書曰祭伯來苟且無聊甚矣王與祭伯俱失道也

內中國外四夷乃自然之理聖人因而辨之胡氏引
內君子外小人爲證亦失本意外小人只是不使
小人在朝也非不使居中國其言王德之體王道
之用亦未當內中國外夷狄體也如此用也如此
使之各安其所所以覆載之也體用非二
程子言諸侯不可越國迎婦止當親迎於館是或一
道禮不曾載天子諸侯婚禮無可考孟子亦曰諸
侯之禮未嘗學詩曰韓侯迎止于蹶之里似諸侯
越國親迎也故文定引以爲證
春秋乃孔子之行事因當世之事一一處置從天理上

去堯舜三代之道具見於此其斟酌權衡以定百王之法先儒傳註多穿鑿瑣細惟孟子程子得其本原大意朱子謂以形而下者說那形而上者去蓋孟子程子朱子之學具聖人之全體故深得聖人作用默契聖人心事非若諸儒但推測億度也

讀春秋使人自然戒懼不敢萌一毫私意

主敬只是要得此心專一專一則內直中自有主有主則事物之來便能照察斷制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斁亦保此聖人之敬也

心常有主乃靜中之動事得其所乃動中之靜

程子曰有意坐忘便是坐馳又曰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朱子曰被異端說虛靜了後使學者忙得不敢睡又曰要得坐忘便是坐馳然則若何而可也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便是行其所無事

浮躁最害事輕儇亦然昏惰亦然

人之才德須是學則可長格物窮理才便進到誠意正心後德便熟齊家治國平天下是這箇發出去

天下古今共此箇道理大用之則大治小用之則小

治小失之則小亂大失之則大亂誠者爲王假者爲伯竊者爲姦未有捨此而能濟者

讀春秋便見得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長是長幼是幼夫婦朋友中國夷狄截然分明而各止其所其於天道人事分殊理一無不明備此聖人手段

春秋書法謹嚴讀之凜然可畏非但華夷之辨其事事是如此

平者釋其宿昔怨讐之意聖人非不與其釋怨欲其結讐也但春秋之時諸侯釋舊憾輸新好皆是私

意屑屑非公平正大之體其怨也乃私怨其釋也
乃私釋其於處已睦鄰皆失其道若一循天理則
於人又何怨讐之有不得已而有之亦怨所當怨
不待平而吾心未嘗不泰然矣此春秋之意也
程子曰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誠哉是言也若
不誠敬道理便把捉不住
春秋以正大天理觀之則見王道不行當時諸侯皆
是皆營於私意或當爲而不爲或不當爲而爲之
或昏弱而不振或恃強以爲暴或怠惰而不知修
省或僭逆而無狀聖人之意蓋欲一歸天理之正

而后已其於天地生物之心保民救時之意生殺與奪之權隱然見於書法之中實爲百王經世之大法或者乃欲計區區伯業之盛衰又以姓名日月爵號爲誅賞其穿鑿瑣碎甚矣

春秋凡書弑者其罪必誅而不赦也其被弑者昏惑不君可知矣書殺賊者幸其能討賊也不書者罪當國臣子不能討賊也內不書弑者不忍言也不忍言則惡極當誅可見矣此聖人言外意也不地所以著其實之不可揜也賊不討不書葬者罪臣子無爲也賊在則喪禮廢而不成葬矣此法明則

忠孝全人道立

天下古今謬妄以致顛倒錯亂莫甚於佛氏老莊又在其次如以巳身爲凡身要別尋一箇真身其愚乃至此可哀也又以爲先有我然後有性有命其差則一也以其誤認別有一箇真身常在不生不滅之中性命亦由我而後有故性命亦不足惜故背捨身食虎其意以爲旣有真身還有一箇真性命所生之身所生性命皆是假底不若捨之以去必尋着那元初真底其謬妄至此亦有其故原其初只是不屑人事而屏絕之以致空虛無事必無

存主又無用處雖要無心亦不能無心心無安處故懸空想出這般假物事來反要棄了自巳所生真身真性命以就懸空假底不知其假反以為真將見棄了真底假底又就不得哀哉自其說流傳引取了多少好人陷入那誤門中去

仁者本心之全德蓋心中別無他物只是此一箇生理天地萬物皆不外乎此故孟子曰仁人心也程子曰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也故孔門只説為仁便是從心地上做工夫仁民愛物從此流出

敬則心之體立恕則心之用行為仁之功莫切於此

以言取人須如孟子知言則可

官不得人雖多何益非但虛費祿食必生事擾民

凡長貳官必須命於朝僚屬則令長官自擇六部則一正三副命於朝監司則一正二副郡則一正一副命於朝邑則惟正官命於朝其餘僚屬大者薦聞小者自辟如此則君相事亦簡亦不患不得人蓋君子小人各從其類長貳君子必不肯用小人爲僚屬

按察之職專在於舉賢退不肖察民之休戚俗之美惡責其成於有司以郡邑之治亂爲官吏之功罪

而進退之則憲綱振而庶職舉庶事治矣

春秋傳惟程子精約簡當胡氏詳備議論發越然胡
氏亦有穿鑿過當處

感應者爲治之本所以能感應者理也無聲無臭也
即所謂一本也故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善爲
治者修身以化之明善以教之立政以正之制刑
以一之

陸子說道理多不條暢說仁說心亦偏枯其作敬齋
記亦踈蓋形容敬中工夫不出可見其學之偏

韓退之說詩書勤乃有不勤腹空虛則是以記誦爲

主其說道理是其聰明揣度出來王介甫言讀書萬倍利是以功利爲主其說道理亦是聰明想像出來皆非眞知也然介甫利根尤深故其爲政只從利字做出許多不好事才志雖高學術不正也

歐陽永叔言秦以功力取天下力則是功則非秦以兵力之強戰勝攻取數十年間使生民肝腦塗地方能併吞以合於一罪莫大焉猶功之有三代以下惟漢以功取天下唐則功過相半宋雖篡逆於生民亦稍有功惟我

太祖掃除紅巾驅逐胡夷可謂有功矣三代以下取

天下以正者惟漢與我朝也

禦夷狄之道當修德以服之立兵威以鎮之守信義以格之備要害以服隔之不使亂華各安其所而已不可貪其土地貨財貢物自古待夷狄惟舜禹征三苗不假威力待其自格而分背之此其上也周宣王驅之出塞不使亂華其次也孔明威服孟獲又其次也漢武之於匈奴唐太宗之於高麗竭耗中國以事夷狄下也至於誇胡越一家縱使亂華宋徽宗衰亂爲其所虜又其下也

王介父詩言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朧

使二公俾早死至今真僞有誰知此是據他地頭說豈有心通乎道而不能知人者哉當時六軍萬姓皆知周公之心詩曰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又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非能知周公者乎王莽之姦雖當時識之者少然其過服垢弊餙爲節儉假爲謙恭無非矯情干譽之事包藏禍心之謀其藏於中者如此其發於外者必有赧然之色偏詖文餙之言亦非難知也但不過有道者以照之

封建乃古聖人擇賢以分治公天下之心也使生民

各有主主各愛其民上下維持以圖久安至善之法天子又有慶讓錫命征討之法以統御之及天子無道然後乃敢縱恣吞併然亦不敢不自愛其民也若不愛其民則衆不爲用故中才之人亦知愛其民以固邦本惟昏愚之甚然後肆其虐又必有仁賢勇智起而救之湯武是也其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則虐民者必更之立賢主以養其民周衰聖王不作無有能伐暴救民者及吞併已盡秦以天下爲已私乃立郡縣以爲治此亦勢使然也蓋以秦之昏暴固不能行先王之政雖行封建未

必得人以主其國養其民民必不服國必生亂借使能服亦以土地人民自私因秦之暴而叛焉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德必如禹湯文武方能行之又必得仁厚有德爲諸侯方能君國子民以承天子休命論者以爲封建不可復誣矣但郡縣得人亦可爲治固不必封建也

井田必當復封建不復猶可故明道程子論治法及經界而不及封建

王介甫保甲法非不善但小人爲官虐害百姓訓練頻數有違農時騷然成擾民不堪苦若得人行之

因農隙田狩以講武事有何不可
三皇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既言大道孔子不當刪去孔氏言懼覽者之不一既言大道豈有不一乎程子言後人稱述當時失其義理者既失義理周公必不令外史掌之蔡氏謂簡編脫落不可通曉亦不應盡脫落雖或脫落存其明白者亦無害竊意三皇之時風氣初開大中至正之道未盡明或過於渾淪或過於朴素簡靜非後世所宜者周公之時禮樂政教方極明備存之無害後世爲害必矣孔子欲爲萬世立法故去之程子謂上古[illegible]

有文字制立法度爲治有跡自堯舜始斯言得之

歷觀爲盜者多是游民懶惰者爲之强者爲强盜弱者爲竊盜故先王必禁游民使之有業劾勤爲先也

爲治之道有二修身明德以感發作興其同然之善心是頭一等事處置得宜是第二等事二者不可廢一

心無二用只要所趨正窮理明力行篤則心無所放而仁在其中矣

人一縱於慾德卽敗雖改之又當關防謹密不使萌

於再

魯君書甍外諸侯書卒亦書法之自然胡氏以為貶
黜恐穿鑿

象山天資高力量大用力甚切但其見理過於高大
存心過於簡易故入於禪其自幼與伊川不合者
伊川收歛謹密其言平實精確象山必有凌虛駕
空之意故聞伊川之言似有傷其心其晚年身在
此處能知民間事又預知死期則異學無疑其門
人楊簡以問荅之間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
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此非儒者之傳

授其行狀言四時之變化先生之變化也天地之廣大先生之大廣也鬼神之不可測先生之不可測也亦過高之言矣每讀象山之文筆力精健發揮議論廣大剛勁有悚動人處故其遺風餘烈流傳不泯然細推之則於聖賢細密工夫不甚分明故規模腔殼雖大未免過於空虛也

顧諟天之明命是事事不違天理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孟子必有事焉是此等工夫

詩言明哲保身不是趨利避害以保其身若趨利避害以保身非老佛莊列則是姦計小人聖賢道理

極明許多事業都在聖賢身上其出來必與天下俱安道不可行事幾亦先見若不識事幾徒出犯難身世俱無所益

小人敗天下喫緊是移惑君心又引小人來居安位

程子發心有主之說擴前聖所未言破異端空虛之惑異端心不可謂之放謂有主則不可謂在腔子外則不可亦不可謂在腔子裏其絕滅思慮固不可謂放而在外其曰空寂曰無心又不可謂存而在內雖曰無心然亦不能使截然無也故又有照看一箇心光明常在者如此則又只了照着其心

兩相持攫如鷸蚌相似其無主亦甚矣聖賢則收歛莊敬其心肅然在此湛然在內而心常有主矣

封建諸侯先儒以爲當復者又有以爲不可復者以爲可復者使民各有主以賴其愛養區域周密無天下土崩之患以爲不可復者恐世襲封爵或多驕淫害民或據有土地人民天子難制易爲亂叛故無一定之論愚嘗思之惟孟子有言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程子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則此法非聖王不能行之審矣然井田之法所制民產以養民雖中

才之主皆當勉力行之故孟程張朱皆急於井田
緩於封建或曰設行封建當依孟子言百里當依
周禮言五百三百曰但當百里曰郡縣可行井田
乎曰可曰王莽何以不能行曰王莽以小人竊君
子之器覆亾不暇能行王政乎

今人爲學多在聲價上做如此則學時已與道離了
費盡一生工夫終不可得道甚可惜也才氣高者
有此病

楊子雲之言沉晦見道不明也辭不厲所守不確也
韓退之說上下之交只說得一箇事勢成得一箇私

意天理之當然則不知也

兵法言須使兵士畏將過如畏敵此言雖是亦偏須更使愛將如愛父兄也然此是說家計事須使敵人亦知畏愛方好問羊陸如何曰羊祜是私意故程子以爲敵國相傾之謀問聖賢如何曰聖賢兵以義動自不用許多機阱所謀者欲其歸於義也非私也

人苦無才此只是不窮理理明才自長然又須養氣以克之存心以察之

有德者易爲才有才者易爲德此才德相資處

異端之學雖不正所守甚堅確故自立不回強梁益甚吾黨之士却多柔弱多失所守

異端與吾儒初然只爭毫釐其中不啻千萬里蓋在源頭差了末流愈正不得可憐用一生工夫雖要做好人終成大罪人其初只是好高大喜虛靜不肯斂心俛首從事實上學以致如此

君子不待刑而常存戒懼故自能立教小人則必待刑方有所戒懼故刑所以弼教

孔門之教惟博文約禮二事博文是讀書窮理事不如此則無以明諸心約禮是操持力行事不如此

無以有諸已

獨者人所不知然此時善惡甚昭著自己已知了此君子所謹也

朱子曰靜而常覺似說重了些子只說常惺惺常精明則可說常覺便有心分爲二底意思朱子於中庸或問言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能覺者而未有所知覺也此爲至論

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井田什一漢雖三十稅一然豪強兼併貧人盡力耕種富者分去一半是十分而稅五漢文帝盡赦田

稅貧民未嘗受惠荀悅之論是也王莽欲行井田然篡逆之賊君子不爲用小人在位吏緣爲姦騷亂天下蘇氏葉氏馬氏皆以爲眞不可行誤矣唐太宗口分授田遂致貞觀之治若聖王得人任職舉井田而行畫成區數隨高低長短濶狹每區以百畝爲率每畝以百步爲率分上中下三等上等八口九口中者七口六口下者五口未至五口或過乎九口別行區處或曰田之數不可益人之生無窮只恐將來人多田少養不給如何曰天地間氣只生得天地間許多人既生之必能養之將海

內之田區畫已定籍記天下人口之數而加減之只要均平不拘多少多則每區十人亦可少則每區四五人亦可當以田為母而區畫已有定數以人為子而增減以受之

人之氣貴乎剛却怕麄氣剛則才大氣麄則才踈才大而踈成少敗多故君子養其氣以至剛大完密則才德全矣

論德則顔子優於孟子論才只一般顔子之才密孟子之才大

或問湯武同時而生爭乎讓乎分天下而治乎共天

下而治乎曰相讓而其治曰以誰為君曰以年長而功多者為君蓋聖人無圖天下之心只看道理合如何安然居之

謝顯道言鬼神道有便有道無便無世間無這箇活弄底道理有道無不得無道有不得

後世以智力取天下其治天下乃把持制馭之術未嘗有愛養斯民之誠心如何行得封建其所封子弟功臣皆是箇享富貴之人其害民叛上必矣故後世封建非理不可行乃勢不可行秦始皇李斯言立諸侯是更樹兵張子房說漢高德業事功俱

不及周武王如何封得六國後是李斯子房見得
事勢透
堯夫以皇帝王伯竝數便不相倫孟子董子學便純
使康節出來做事必在王伯之間蓋帝王無異道
是純乎天理無一毫人欲之私伯者元是私意縱
窺測得天理來用只是假豈可與帝王同年而語
哉雖然伯之下乃姦雄夷狄之道又不可與伯同
日而語矣
莊子邵子甚大若論反正之漸莊子就規矩準繩便
到邵子邵子規矩準繩至可到孟子孟子完養純

熟可到孔子

張子以太和爲道體蓋太和是氣萬物所由生故曰保合太和乃利貞所以爲是太和者道也就以太和爲道體誤矣

此感而彼應者心同此理也處置得宜而人心服者亦心同此理也秦漢以下爲治者不過處置上做不知上一截旣不知上一截則下一截亦偶中耳豈能盡得其宜此先王之治所以難復也或曰老佛亦曉得心同此理可謂能知上一截何以反害天下曰老佛只想像一箇道理原頭以爲此心此

理無不同非真能知萬殊所以一本也

上蔡記明道語言既得後須放開朱子疑之以為既得後心胷自然開泰若有意放開反成病痛愚以為得後放開雖似涉安排然病痛尚小今人未得前先放開故流於莊佛又有未能克己求仁先要求顏子之樂所以卒至狂妄殊不知周子令二程尋顏子之樂處是要見得孔顏因甚有此樂所樂何事便要做顏子工夫求至乎其地豈有便來自已身上尋樂乎故放開太早求樂太早皆流於異端

荀子只性惡一句諸事壞了是源頭巳錯末流無一是處故其以禮義教化爲聖人所造作僞爲以矯人之性而化人之惡殊不知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此皆吾性中所具之理聖人因而品節制作之禮義教化旣成又足以正其情養其性節其欲成其德此是見禮樂教化自吾性中出聖人因而成之則性善無疑矣孟子言性善在本源上見得是故百事皆是荀子在本原上見錯故百事皆錯

荀子不知性之爲理只在情欲上看故曰性惡遂以

禮義教化政刑皆聖人僞爲其罪大矣蓋禮義教
化政刑皆天理之當然人性之固有聖人因而裁
制之惟伊川程子言性卽理也真實精切發明孟
子性善最盡朱子又曰性者人生所禀之天理則
又曲而詳矣

不愧屋漏便能到得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
鉞篤恭而天下平

人心公便與天地同體才私便與天地萬物睽隔釋
氏以自私之心強包括天地萬物故背逆天地絕
滅人物

人清高固好然清高太過則入於黃老人固難得廣大者然廣大太過則入於莊佛惟窮理之至一循乎理則不見其清高廣大乃為正學

宰相之職在於進賢退不肖進賢退不肖在於能知人知人在於修身修身莫先於窮理窮理者在於讀書論事推究到極處

理無不善所以發而為陰陽五行以生人物者氣也其交感錯綜益參差不齊而清濁偏正於是焉分而賢愚善惡出矣雖有賢愚善惡之分然本然之善未嘗不存乎其中但賢者因其氣之清而能明

其理有其善愚者因其氣之濁以蔽其理而失其善流於惡矣故孟子言性善是就所生所稟之理而言孔子言性相近指氣稟而言韓退之言性有三品是專就氣稟而言程子言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是兼理與氣稟而言如清者爲水而濁者亦爲水蓋水之源本清流出去便有清有濁理之原本善稟於人便有善有惡故論性至周程張朱始備若荀子言性惡楊子性善惡混失之遠矣

紀侯大去其國以非齊之罪恐非伊川之言紀侯微

弱不能守國固不爲無罪然比之昏暴以致滅亡者有間矣非逼於強暴必不去也則齊襄之惡著矣

以功利相合必有爭奪之嫌猜忌之心故不能保其終以道合者各止其所而誠意相孚故始終如一

莊子動輒說箇自然說箇無爲夫道理固是自然不用安排不須造作然在人便當窮究玩索以求其所以然操存省察使實有諸已發揮推廣以及於人但不可以私意助長以鑿之若一任冲漠自在更不檢束則道理與我不相管攝其所謂自然乃

一切棄去此理而不爲非聖人真實懇到出乎本心之自然循乎天理之自然也此莊子所以叛乎道也其曰天地自然無爲聖人亦自然無爲其說似是而非實不知天地聖人夫天地之道至誠無息春以生之夏以長之秋以遂之冬以成之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明之以日月肅之以霜雪謂之無爲可乎但一出於真實之理人莫測其所爲也聖人之道純亦不已仁以爲愛義以爲制禮以爲秩智以爲鑒藏之以德化導之以政教肅之以刑禁謂之無爲可乎但一出於至誠之心至實之

理行其所無事非有所勉強私意造作謂之自然
謂之無爲可也非如莊子之棄滅禮法付之自然
冲寞虛靜以爲無爲也
莊周所謂自治只是存得自已一箇神氣道理已離
了
君臣之義性分所固有吾幼時見密蜂千萬共一王
其王已死衆蜂亦食盡而共死幾次思之心甚慘
怛物性之固有如此因可驗人性
老氏雖背聖人之道未敢侮聖人莊子則侮聖人矣
莊子雖侮聖人未敢侮天地釋氏則侮天地矣

天人氣脉常相關春秋凡災異必書以見人爲所感洪範咎徵休徵各以類應知此則戒懼修省自不能已國家可保也

人心萬理咸備無所不有只要修省得到

天下只有一箇是非順理則是背理則非莊子却要忘其是非不加省察儒者只尋箇是處

天地萬物一理之所爲是理處天地且不能違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智計處事人不心服私則殊也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甚事出得雖是伯者亦要假仁

義方做得事成若背仁義則敗亡至矣
入頭處是怕差將後無救處入頭處亦怕偏將來偏
到底要從小學近思錄大學論語及則路頭正矣
邵康節言皇帝王伯之道此以世變氣數而言也以
理言之帝王無二道一於仁義而已伯則自齊桓
創始觀其使信義尊王室攘夷狄安中國亦可謂
有爲矣然原其心非有仁民愛物之誠論其身非
有明德新民之學其大本固已虧矣設施措置雖
能假仁義結人心一匡天下亦不過欲成己之功
名伯業而已其効之所就亦不能使信義感孚王

室眞尊中國眞安夷狄遠邇其視帝王之心與天地萬物同體發而爲用萬物各得其所上下與天地同流者太有愧矣故其功罪相半利害相等如當時雖以尊王爲名王室未能眞尊者其號令威權悉歸伯主也當時楚雖抑其憑陵然僭王之號未革戎夷猶雜處中國是夷狄未能盡攘也文王之爲方伯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當時秦晉恃大而不會途譚以失禮而見滅其餘或篡或弑或滅或降是中國亦未能眞安也原其由皆因齊桓無正心誠意之學無以格上下之心感孚天下之

人是以功烈之卑也雖然自三王以下功未有大於齊桓管仲者故孔子猶有取焉邵子於皇極經世猶數之也

學者工夫寧下而勿高寧沉而勿浮貴博而不貴雜貴精而不貴玄寛不至慢緊不至迫怒不至暴愛不至溺

本心不純者發用必偏此內外一致處

老佛所以多詐妄者實理先絶於內也

主忠信便是實行知識有餘而實行不足無以有諸己

天理至實故忠信便存得天理

莊周所謂自然非循乎理之自然乃一切棄而不管任其自然所以曠蕩不法禮樂政刑皆無所用反謂聖人不死大盜不息欲剖斗折衡使民不爭趍向不正與聖賢之言自相背馳如何讀得聖賢書

今人只將聖賢之書資口語作文章與自己身心全無干涉

古者必德足以感天下之心功覆天下之民斯為天下所宗而為天子唐虞三代是也至孔子德雖足以感服天下之心然無天子之薦又無百里之地

以爲因故功德不及斯民所以終爲匹夫自秦而下以強力姦計而得天下者甚多此亦時世不同也蓋古者諸侯萬國疆域嚴固非首出庶物之人豈能服萬國之心故孟子以爲無不仁而得天下者自秦立郡縣之後無諸侯翰屏夾輔之勢而姦雄往往以強力智計相角又不過聖王之興以收之故智力勝者得之亦勢然也

天下只有公私義利兩端周官泉府買貨之滯於民者及民之急於用則出而賣之皆所以便民其心公其事義後世有市易和買皆私利於已古有平

糴穀賤則糴之以厚農穀貴則以原價糶之以救民皆公而義後世則至於和糴強配皆私而利

先儒言王道之外無坦途舉皆荊棘仁義之外無功利舉皆禍殃此推其極而言也

莊子所謂自然乃棄滅道理而不爲非理之自然也

太極者理也陰陽者氣也動靜者理氣之妙運也

日月交會而日食是月掩日每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一會不相食者度雖相同而道不相交也度相同道相交則日食

程朱說日月各不同程子言日月乃陰陽氣之盛處

運行不息行到子上則光在子行到午上則光在午本無一定之形象月虧盈之說以為月近日則威損而氣衰故光虧月遠日則勢盛而氣盛故光盈朱子用先儒之言以日月有一定之形影如丸如毬乃陰陽之精運行不息日速月遲是以或近或遠月受日光體魄常全受光常滿本無死生虧盈乃人見之則有正側不同正則見其光全側則見其光缺日月近則人在下見其側遠則人在中間見其正會而正交則月掩日而日食望而正對則日射月而月食二說不同朱子近是以書之旁

欸魄哉生明論之則程子亦有理

君子以有才爲幸小人以無才爲幸

天下縱有難處之事若順理處之不計較利害則本心亦自泰然若不以義理爲主則遇難處之事越難處矣

人貴乎有力量然當精求聖賢用力之方與理之至當方不負此力量若理有所蔽以此力量堅執不回則爲害尤甚

今人才氣高者便入異端去自小學之教不行學者無基本大學之教不行無進步處皆以虛靜存心

懸空求道故有此病古人存心之法具於小學入道之門由於大學

理是氣之主氣是理之具二者元不相離故曰二之則不是

鮑魯齋作天原發微雖欲窮深極微只是不能有諸已馬氏作文獻通考雖欲博通古今但雜而不精胷中元無權度故斷制多差

此心本與天地萬物同體但爲私意所蔽固則當致其克復若欲以吾之胷次包括宇宙便成狂妄流於異端

學者當以小學四書近思錄熟讀體驗有所得然後方可博觀古今

太學言明德新民明德自明其德也新民推以及民使之自新也故曰先知覺後知自老子有愚民之說秦愚黔首後世一向只是欲愚其民無有能新其民者

必有事焉卽主一無適故程子以爲敬也朱子以必有事焉爲集義因上文而言敬在義中爲本也朱子是本文意程子是言外意

學不爲已讀萬卷書與已無干爲已則皆吾事也

爲治之法當因事勢而裁以天理

有理而後有氣有氣則有象有數故理氣象數皆可以知吉凶四者本一也

聖學以敬爲本者敬可以去昏惰正邪僻除雜亂立大本

勿忘勿助之間是本心正處天理妙處人欲靜處

泥古則濶於事情狥俗則傷於苟簡二者皆非天理時中

齊桓晉文皆以力假仁然齊桓頗近正晉文則全用威力智計其勤王者反致凌逼力戰屈楚不由仗

義然則桓公不能王何也曰桓之事雖正意則私只做得到此分際非有聖賢之學怎能成王業

人之學先在持其志志一則動氣如人昏困是氣昏也若懔然自持則志立而氣自清故持志在敬蓋嚴肅之地昏惰不生集義養氣亦由於此

端莊嚴肅

一者誠也主一敬也由敬入誠

程子曰忠信而出忠信而入爲學之本也

善乃人性之固有人之所當爲故張南軒曰爲巳者無所爲而然者也董子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

道不計其功此南軒董子心術之正也不然是以私意爲學固已與道離矣

五倫萬古不易之道經界萬古不易之利人才萬古爲治之本法度則可因時損益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聖學用功之要莫切於此

君子與小人勢不兩立互爲消長此治亂所由分君人者所當精察明辨以進退之出仕者亦當自守不可誤入小人之黨與小人爲黨終必敗也

欲天下治須得賢才欲得賢才須行推訪選舉法其

本在於君身修君心明欲君身修在於學

孔子教人便要使人有諸已

人多昏困只整齊嚴肅四字整得起

學爲已方有着力處窮理則達力行則有諸已

以科第取人壞了多少人才若不行周禮賓興法只推訪薦舉猶可得人爲士者亦知志於爲善德可修才可進今科第取人人只去麗其辭不知志乎善矣

孟子在本原上看故以性爲善荀子在情慾上看故以性爲惡韓子在氣質上看故以性有三品楊子

見道不明故曰善惡混程朱道兼本原氣禀而言斯爲明備

孔明不死魏必可滅彼時司馬懿智勇力屈不敢出戰三軍之氣已喪只二三年魏可取或曰使伊周爲之如何曰聖人德化遠設施大尤非魏所能當也

孟子在赤子入井時認取真心推而上之性善可知

學不爲己雖博觀廣取義理無湊泊處

有所爲皆是私意故張敬夫言爲己者無所爲而然者也朱子深取之

心具衆理所患者紛亂放逸惰慢故須主敬主一無適所以整其紛亂放逸整齊嚴肅所以救其惰慢此存心之要法也

釋氏以爲吾有真性真身在天地間不生不滅只是人不悟耳曰性豈有真假人豈有二身其曰見性妄也

陳公甫言才覺便覺我大而物小物有盡而我無盡是物我有二理矣

伯者有一半功便有一半害

今科舉專以文詞取士使人不知趨向

婁克貞陳公甫分明是禪學所以轉見狂大

天下之事只當順而處之

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巳憂既得則樂而用之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斁亦保聖人氣象如此聖人之心如此學聖人者體之

聖人必可學而至只是人不曉做功夫

程子在主一無適上做工夫所以其心純熟精明以造夫聖也

文王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斁亦保顏子

明道述之

日間處事先要去了計較利害底心順理以處之則

天理明人倫正

伯者雖有功於當時然三綱五常牽扶不起故仲尼

作春秋以明之

春秋之時伯主之有功於中國莫大於齊桓晉文晉

悼然桓公之才大晉文之才雄悼公之才高惜其

無學力故天理不明急於功利或曰使文王為之

何如曰使聖人為之必率諸侯以循軌度輔屏王

室攘夷狄安中國朝貢以時必無不庭之諸侯僭

王之吳楚譚弦江虞必不見滅信義既孚盟歃必不屢用仁恩既洽陳鄭必不肯叛德威既立荊楚必不敢憑陵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已則奉命而行所以贊時王以興復文武成康之業必不如桓文攘天子之權以濟己之私也

仁是人身至親切道理非忠信篤敬不能保而有之故孔子先教人忠信篤敬

博文所以明諸心約禮所以有諸己

陰陽只是一箇消長陽消處即是陰生非是陽去生陰陰消處陽即生非是陰生出陽來陰陽事物到

極處便變陽長極了便消消便變陰陰長極了亦
消消便變陽亦不是陰變成陽陽變成陰但陰變
陽卽生陽變陰卽生以卦爻言之老變而少不變
老陽一變便換出陰來老陰一變便換出陽來凡
事物吉凶治亂皆是如此名之曰易
易者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是指作易者與用
易者言則涉乎人矣若論理則易卽道之所爲非
從道也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陽氣也理在其中立地之道
曰柔與剛剛柔質也因氣以成立人之道曰仁與

義仁義理也具於氣質之內三者分殊而理一在天曰元亨利貞在人曰仁義禮智因天人之分而異其名其理則一也

先儒以為水泛地故地不沉日晝升天夜入水此證也朱子謂天以剛風旋衮得地在內不陷尚較明大氣舉之邵子曰天依形地附氣天地自相依附三說皆通邵說尤精當

只從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上求道便是真實底道理

莊敬是保養身心底工夫

生物須要陰陽交感乃生或以氣交或以形交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是氣交男女媾精萬物化生是形交

無處不是氣只是人不見耳有形影人方能見有形影是質質氣之融結者如虛器中皆有氣在內不開兩孔則不能入水是用一孔出氣一孔入水

天人分雖殊理則一吾儒先盡人事而黙契天道是天理在人事中異端不修人事而欲強合天人是天理在人事外

朝廷建立治道委之郡縣若郡縣得人則政自治民

自安又立按察官以統御之察其賢否而進退之審其功罪而勸懲之則事體歸一自然簡易順治或三年一次欽差御史朝官以旌勅按察戒諭省視之可也不必使侵按察之權

學無他只要存得天理去得人欲天理是人物所以生底道理有生之初所稟得底道理人欲是有生之後因氣稟之偏情慾之感事物之交利害相形而生故天理是本然之善天所付底人欲是失其理動於物縱於情乃人爲之僞非人之固有也然閑邪存誠所以保養天理關防人欲本原上工夫

克治省察所以辨明天理決去人欲發用上工夫故操存涵養克治省察之功愈精愈密無少間斷則天理常存物欲盡去矣

邵子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蓋思慮未起乃寂然不動萬理咸備之時然此時未有所感鬼神安能知之思慮既發氣便感理便通近而旦夕遠而千萬歲一思即在近而目前遠而千萬里一思即到心神感通之妙如此鬼神安得不知鬼神雖知人尚未知蓋人之知識雖無不通其接物必由乎耳目事迹未著見聞無所施也人之所接以形鬼神所

感以氣入則即其已形而知其未形鬼神則自其未形通乎已形幽明不同其理則一也

氣則有聚散有虛實有生死以有無言之猶可也理則不可以有無言心不可以有無言老氏以萬物生於虛是有生於無也故以虛爲道以無爲宗其言理與心雖背言氣猶有近似者佛氏實者亦言虛有者亦言無背亂顛倒尤甚老氏要長生不死佛氏生也不要死也不要要尋得一箇真身真性不生不滅超脫輪廻陳公甫言物有盡而我無盡即此意也

慊於己者不使萌於再此眞能修身者進於聖人不遠矣

悔悟於後不若省察於前

保養於未發省察於幾微力行以終之

容莊則心正

不能謹於始者必當悔於終過此則迷復矣能悔者猶救得一半秦穆公漢武帝是也終迷者秦政項羽是也凶無日矣

人存養久則氣質自變

聖人新民是欲使民明其德至老氏愚其民欲昏其

德也蓋恐其智巧姦偽而難治至秦愚黔首是欲其蠢然無知以聽從於已可以肆其暴今之暴虐不仁者皆欲愚其民

身行一日不過百里所歷不過十二時心則頃刻千萬里頃刻千萬歲蓋身則梏於形氣心則通乎神道

左氏傳傳洽記載當時行事及言論煞有是處其陋處好以成敗禍福論人

損上益下日益損下益上日損周禮泉府買貨之滯於民者欲有益於民也王安石行市易法青苗錢

是欲益上損下也故周公行益道安石行損道
伯者非有利於已底事皆不做言與已無干也不知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己皆吾事也
聖人不忍生民塗炭故取伯者之功聖門明乎修己
治人之道故羞稱五伯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者未讀時是此等
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夫今人讀書既不爲己
又不深思而體之於身如何會長進
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是能實體而
有諸己不然則皓首窮經有不能者矣

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在物曰理在五常爲道其實非有二也然道又通乎天地人而言故曰天道地道人道

莊敬持養省察克治

人倫正則風化盛天下治

黄勉齋言性雖爲氣質所雜然其未發也此心湛然物欲不生氣雖偏而理自正以釋子思未發之中又引朱子未發之前氣不用事爲證竊恐誤也夫偏濁之人未發之前已失其中故已發不能和故子思教人致中和先儒以存養爲致中省察爲致

和不善之人亦有靜時然那時物欲固未動然氣已昏心已偏倚理已塞本體已虧故做未發以前工夫須是主敬子思言戒謹恐懼程子言莊整齊肅朱子言端莊靜一

古人做工夫極切實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正容體謹威儀便是立敬之規模主一無適是心地上事內外交正持養之要道也

氣有聚散故以聚為有以散為無以聚為實散為虛可也橫渠以有無隱顯通一無二是也若理則雖

泯行不息乃形而上者無有聚散不可言虛實不可言有無故程子言莫實於理老氏言有生於無以虛為道其言雖背然尚以有無虛實為兩截佛氏則以有為無以色為空併有與

後闕

只不愧屋漏則是吾之職分已盡若夫富貴貧賤禍福皆當處之以義不可累吾心也

智計之人多不能保其身者其智易窮也何以易窮以非天地間正理也明哲保身是正理非智計也

只正已而已人之從違用舍皆不可必苟以人之從違用舍為累則失其所守必矣

天地間只是一箇理更有何事古人戰兢惕厲只是欲不失此理而已溺於空虛者是過而失乎此也流於功利者不及而失乎此也所以民鮮能久矣

人生不端莊則昏惰之氣必生心因以不存而理亦昏矣

東萊先生謂所以詐爲良心又謂天理存於人欲之中所論太巧而鑿蓋東萊聰明才高多爲過巧之論反失了平正道理蓋人之良心天理根於秉彝之性雖小人喪滅之餘終有滅不得者但其爲人欲所勝耳

東萊又謂有事是而心非者此說固善然論其極則內外一致本末一事未有心非而事是者荀林父伯宗不能陳示天理之當然不過爲謀利計功之私謂之是可乎五伯假仁義事雖似是然謂之假則不是矣

不和不樂鄙詐之心入之矣不莊不敬慢易之心入之矣此禮樂所以不可斯須去身也

雖昏亂之世公論猶存此見人性之善處此見秉彝之不可泯處

天地間無處不是氣硯水瓶須要兩孔用一孔出氣

一孔入水若止有一孔則氣不能出而塞乎內水不能入矣以此知虛器內皆有氣故張子以爲虛無中即氣也然天地間氣剛者勝柔實者勝虛狂者勝弱重者勝輕疾者勝緩謂之無氣則不可

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此說得人鬼死生最明

吉凶禍福不在此理之外故易可以知吉凶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者以其能生吾戒懼之心也戒懼則德成惰慢則德喪

忠信則不雜人僞所以爲學之本須要理會忠信是何事

學而時習之先要學得真方可時習時習則無間斷
而所學熟矣

學不可放下須是時習必有事焉是孟子集義工夫
程子又以爲持敬工夫皆是無間斷也

心常有所事則雜念不生故程子以必有事焉而勿
正爲主一若正則反生事心反不寧勿忘勿助乃
本心存處天理熟處程子以與鳶飛魚躍同活潑
潑地

存養功夫不至則省察功夫甚難省察工夫不至則
存養甚難蓋動靜體用本非兩事當隨處致力

一息不存則天理便間斷

今學校之政全無可觀教養之法已廢間有些好人出來皆是天資自美若不入德行一科學校全整理不得

天下之事不是自己理明身修決做不得

人才難得當堯之時舜禹未出洪水泛濫不成掉了不治只得使鯀去治及舜禹既生又有臯夔稷契又有八元八愷一時人才之盛生民以來所未有此後獨有周爲盛周末孔顏之生人才亦可謂盛自此以後惟有宋也

朱子謂易爲卜筮而作恐不然易是模寫天地間造化河出圖聖人則之是則其陰陽奇耦之數河圖亦因卜筮而出乎伏羲仰觀天文俯察地理遠取諸物近取諸身參驗得無不是此箇道理故畫出卦畫以示人既畫之後則陰陽消長吉凶悔吝無不在其中故因用之以筮占吉凶

朱子曰看文字宜先看明白易曉處

凡有一事必有一理事來當順理以應之然事未至已先有此理故又先要立其體

欲爲天下第一等人當做天下第一等事

不立德行一科則學校全整理不得

按察司乃郡縣之綱紀綱紀旣振則衆目畢張察有司之賢否而進退之則綱紀振矣修政條而分任有司則衆目張矣

老氏以有生於無是認氣爲理氣有聚散消息聚而息則有散而消則無理則無無時而無也佛氏以作用是性亦認氣爲理蓋氣之淸虛鼓運處似理老佛旣不識理亦必不能識氣是不知其所以然也

敬齋箴兼內外動靜而言所以不偏

浮議雖不足惜亦可以恐懼修省是他山之石可以

攻王也

學只是盡其當然之分不可要求異於人亦不可要求合於人

學者須要豎得這身子起

語類云忠是就臣所不足處言之此記者之誤蓋忠是臣職當爲性分固有若因其不足而聖人設此以敎之則是聖人作意安排非率性之謂矣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非有度以天日遲速之差而名之天非過也只循其健體之自然日月非不及也亦只是循其自然之體以天日月

三者較之則見天過日不及月尤不及此度數之所由分然論日則以日爲主而見天與日之遲速論月則以月爲主而見日月之遲速論歲則以天爲主而日月之數因可考

曆家只是截法元不識曆

誠字大天理之實人心之實人事之實皆在其中忠信則專指乎人而言所以存乎天理之實故孔門以此爲學之本

本心之生理便是仁不仁戕其生理也

未發之時事物之理已具但未發耳此時不容求索

只敬以自持事物既接思慮一動則便是已發便當省察然其已發之理便是未發時底理體用本末實一貫

人常戒謹恐懼則物欲自來不得所以存得天理之本然在

讀書雖多若不精熟不若少而精熟書雖精熟又要實體於身方能有得嘗謂讀得十章熟不如做得一章來做得一章來那幾章亦將湊得來

趨向正底人方好讀書

四書六經皆是吾身上有底道理但聖賢先我而

耳我未覺所以要讀若不反躬則皆成糠粕

因聖賢之書以修身修身則聖賢之言愈有着落

古人之所以善學者以其能求止於至善

靜不是無心又不是忘了也此心仍醒在仍有主孟子所謂操操便有主有主則自然醒朱子所謂靜中知覺此知覺不是事來感我而我覺之只是心存則醒有知覺在內未接乎外也然謂之知覺不如只說箇惺惺字謂之惺惺又不如只說箇操字謂之操又不如只下箇敬字

靜中萬理具備是涵得有動之理故謂之體動時事

得其理是著乎靜之理故謂之用體用只是一物以其在靜在動未發已發而言也

殺降最不好惡莫大焉一則殘忍害仁二則阻人悔過絕人生路三則適足以堅敵人之志

須收斂凝定則精神聚志向專察理必密

今人不去學自守先要學隨時所以苟且不立

窮理須得心專一方有細密工夫方見得透徹若不專一則麄疎草畧縱斂者亦畧見彷彿而已

汲黯在朝淮南寢謀溫公爲相金人不敢擾邊賢人之勢重如此

天地發育萬物是此理之流行聖人應萬事是此理之發用學者當隨事省察處之以理可漸到聖人地位只要熟也

處事不用智計只循天理便是儒者氣象

涵養得這道理熟發便中節

後世學淺陋不濟事以其不求止於至善也至善是天理之極不止乎此便是半上落下

聖人教人只教以忠信篤敬使學者便立得箇根基本領學問可次第進

此箇理天地間甚事出得出則有害然必知之明信

之篤守之固養之熟行之果方是天地間正當事業慱厚高明悠久無疆自此進矣

理雖平時窮然必經歷試驗方熟

人之身皆天理所爲舍了理如何做得人如何處得事

人心若仁則萬物皆在吾生育之中

孔門求仁是就本心親切處做而天地萬物自相貫通堯舜三代之治自此而出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舍仁義則人道絕而亂亡至矣

先儒言仁惟公近之公則無物我包涵徧覆無所不

盡

仁是本心至親切道理故孔子教人就此處求敬則本體立孔子教人以此爲先

王道之外無坦途仁義之外無功利

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

人之才氣大者多踈密者又瑣細致廣大又盡精微方是聖賢之學

操持要極其謹密窮理要極其精微應事要極其詳審規模要極其宏太此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也

恃才者最是人之大病不惟敗事必不能保身含巳

從人方做得天下事

萬物各有自然之理聖人只是順之不曾加得一毫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聖人作事甚麽簡要後人費盡機關氣力做事不得

人收斂警醒則氣便清心自明才惰慢便昏瞶也

處事之法正已爲先順理以行之人之從違不可必也不可趍時好然順理處天且不違況於人乎故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已

以才取人最難小人多有才也

聖人之道大行薰蒸漸染得人皆去爲善所謂黎民

於變時雍是也

明睿所照作天下事甚容易推測而知便難

日月至焉亦是到那境界只是不久也

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莊周付之自然不管着他則與

天地萬物隔絶分爲二體矣陳公甫言一片虛靈

萬象存是要將天地萬物強包放胷中本一體何

用強包強包愈乖離了

仁者人也仁人心也生理具在吾身心爲之主也滿

腔子是惻隱之心敬則此心存故爲仁以敬爲主

涵養得本心熟到清明和暢處仁可得矣

觀堯典見得聖人作事只是公天下之心無一毫私意

不可以私意喜一人不可以私意怒一人

四凶堯深知其惡只是用其才當時舜禹臯陶稷契未出無人可用故如此聖人在上駕馭之他亦不敢露其惡

順理處事自治人心自服

禪學只是一箇助長故壞了道理

人苟能心勿忘勿助長則無處不是道理無處不可進學

明道先生曰古者政教始於鄉里故欲復族黨比閭之法朱子曰古人比閭之法真箇能行禮以帥之民都是教了底如一大圳水分數小圳去無不流通後世有聖賢作必須法古從底做起始得

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舜爲治手段後世所當法也然搜揚賢才而用之則四門闢矣得賢明忠直之士而寄以耳目廣詢博訪以來直言極諫則四聰達四目明矣

孟子程子不曾枉做了工夫如孟子擴充四端程子主一無適直在心地上做

處小人不可一向疾惡之須先以善養之養之不格然後從而處置之

老氏以有生於無是不識前一截佛氏曰空前一截後一截俱不識故佛氏背逆顛倒甚於老氏

意者心有專主之謂大學解以爲心之所發恐未然蓋心之發情也惟朱子訓蒙詩言意乃情專所主時爲近

釋氏要無心終無不得故在空中見出一箇假物事以爲識心見性以爲不生不滅其實未嘗識心未嘗見性也

古人以德行道藝教人即以此取士又從鄉里教起故取士用鄉舉里選之法漢猶近古用孝廉科賢良方正科舉士是尚德行用茂才科經義科舉士是兼才學此儘好但不若周禮賓興之盡善後世純用文詞取士空言無實進士是隋煬帝做起殿試是則天武后做起

苟不能行成周鄉舉里選法只行薦舉法亦可得人今之科舉全無用處薦舉雖不及鄉舉里選猶可激勵人自去進善但不如周官教養振作之詳備若只以文詞取士使人日趨於纖巧薄劣是蔽絕

其爲善之心使之流於不善也

政教須要上下流通

有理而後有氣有是理必有是氣有是氣必有是理二之則不是然氣有盡而理無窮理無窮則氣亦生生不息故天地之闔闢萬物之始終寒暑之消長知道者默而識之

敬則心地嚴肅精神自重理易明不敬則心事散亂精神昏憒書愈難讀理愈難窮矣

元爲四德之首仁爲五性之長蓋天地間只有這箇生理更有何物元爲天之生理仁爲人之生理元

即仁仁即元天人未嘗二也易是君子而時中之道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蓋尊卑上下貴賤等級以至儀章度數皆有一定不易之理不過假聖人之手而制作之便成箇禮天下後世遵而行之其實未制作之時此禮之體已具也

敬是箇扶持身心底物事怠惰是箇喪敗身心底物事故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

工夫在大學效驗則見於二南

中庸可以盡易之理

四書六經之理意皆相貫通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今讀其書徒誦其文義不實究其理則四書六經文字各是一般體面千頭萬緒雖皓首亦無如之何矣惟察其理而實體之於身則體用一貫又何難哉程子所謂論孟既治六經可不治而明誠哉言也

居業錄卷之二終